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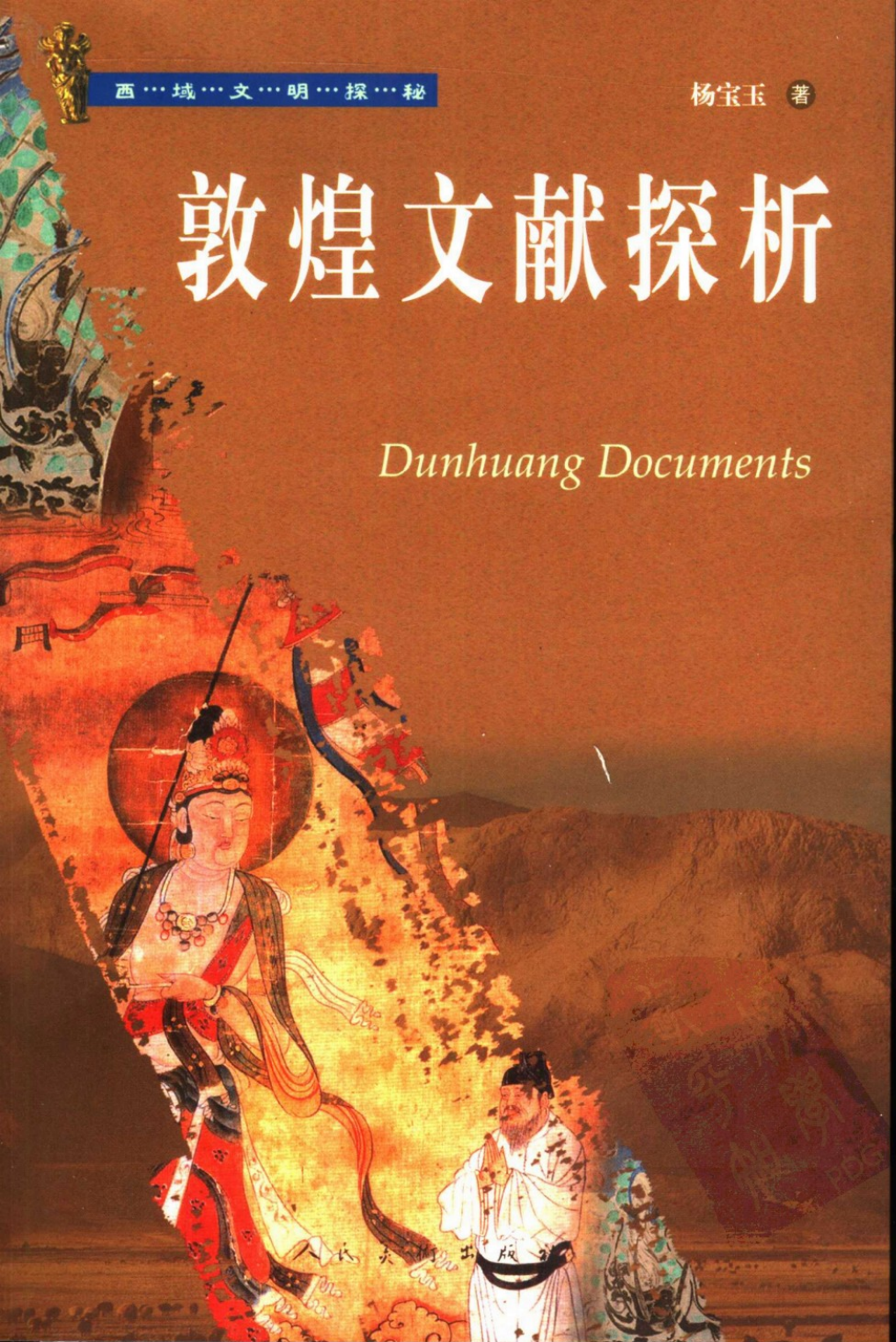


西…域…文…明…探…秘

杨宝玉 著

敦煌文献探析

Dunhuang Docum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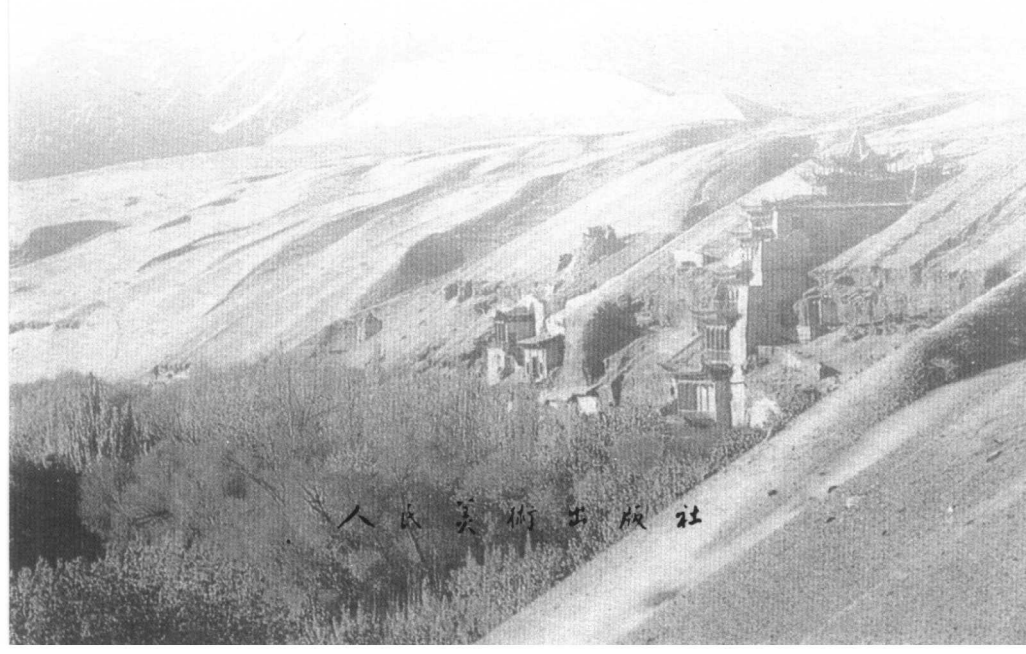


Dunhuang
Documents

敦煌文献探析

杨宝玉 [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文献探析 / 杨宝玉著. —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4.12

(西域文明探秘 / 余太山主编)

ISBN 7-102-03217-X

I. 敦… II. 杨… III. 敦煌学—研究
IV. K8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8217 号

敦煌文献探析

杨宝玉 著

出版发行: 人民美术出版社

(邮编 100735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制 版: 北京燕泰彩视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张: 3.5

印 数: 0001—3000 册

ISBN 7-102-03217-X

定 价: 20.00 元



这些文书种类繁多，内容具体，又是当地人书当时事的真实记录，未经后人篡改，足资证史，也最可凭信。它们使敦煌成为了我国，乃至世界上存留历史真相最真切最丰富的地区而熠熠生辉。试想，世界上还有哪个地区保存有数量如此巨大、内容如此繁复、跨越时间如此长久的地方历史文献？这些文献揭示的全方位的敦煌史是中华民族史的一个缩影，透过它，我们可以更形象生动地认知我们伟大民族成长演进的点点滴滴和方方面面。



前言

“西域”是古代中国人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其核心则是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

西域一度位于古代东西方交通的枢纽，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连接百国千城，肩负着送往迎来的重任。形式各异的民间和官方商贸、朝贡活动，使地中海文明与东亚、南亚文明在这里交汇、碰撞；由于北方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不时纵横驰骋，南下牧马，草原文明也随着金戈铁骑涌入这里。西域于是成了古典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多元文明的荟萃融合，使之呈现出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独特风貌。

西域历史和文化的复杂性、民族的多元性、语言的多样性，使西域研究涉及历史、考古、语言、民族、民俗、艺术、宗教、哲学、文学以及人类学、遗传学、地理学、生物学等诸多领域，成为一门难度很高的综合性学科。正因为具备殷实充足的内涵，拥有神秘奇美的色彩，艰辛困苦的探索过程中常常伴随着令人目不暇接的惊喜，使西域研究反而充满牵魂动魄的巨大魅力，吸引了大批学者甘为之衣带渐宽，九死不悔。这套丛书就是这样的一些学者奉献给广大读者的。

季羨林先生多次说过：“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交流给古老的文明注入新鲜的血液，使之常新长盛，生生不息。交流满足了人类好奇的天性。人类的好奇心将永远跨越千山万水，对遥不可及的彼岸倾心向往，研寻不已。

西域研究就像是为人类好奇心打开的一扇门。通过这扇门，我们可以窥见古代的中国人经过春风不度的玉门关，去了解关外的奇异世界；大秦、黎轩、波斯、粟特的使团、商队则穿过浩瀚的沙漠纷至沓来，让古代中国为西方世界所认知；东与西的交流因之而成为可能。

可以说，西域研究开凿了一条时空隧道，让我们能够沿之前往寻觅、触摸几千年来从未间断的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民族与民族、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交流轨迹。

我们希望本丛书能成为一个小小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研究者和读者一起感受西域历史文化的绮丽壮美，分享上下求索、神游千年的快乐。通过这窗口，象牙塔内的工作更广泛地为广大读者所了解。同时，我们也热切盼望感受 and 了解使更多有兴趣的朋友投身到西域研究中来。

余太山

2004年5月21日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忧愤无奈的劫难——敦煌文献的再现与流散	1
石破天惊：佛窟秘宝重现人间	1
丝路魔影：文物载籍星散异乡	8
歧文异说：敦煌文献涵括至广	16
第二章 手民才思的结晶——敦煌文献的外观	21
多样装帧：中国书史终获改写	21
早期印本：雕版故乡有力佐证	29
名碑初拓：大家书迹再现天壤	33
第三章 精神家园的写照——敦煌宗教文献的内容与价值	36
佛教文献：精品无数佛光重辉	36
道教文献：为数众多与佛争胜	47
景教文献：坠籍重现填补空白	50

摩尼教文献：凤毛麟角世所仅存	52
祆教文献：只言片语披露端倪	53
第四章 中古历史的缩影——敦煌世俗文献的内容与价值	55
经部文献：圣贤言教字字珠玑	56
史部文献：拾遗补缺古史新证	62
子部文献：包罗万象今古奇观	69
集部文献：俗情雅韵寰宇绝响	74
第五章 卓绝辉煌的历程——敦煌学的研究状况	85
名实之辩：约定俗成学苑奇葩	85
百年业绩：国人首倡领袖群伦	87
国际显学：五洲学者共同参与	95
征引文献	102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史上，曾有四大发现令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界备受震撼，其中影响最大的又首推敦煌文献的再现。它不仅改写了人类文明史的许多篇章，还使学术星空中诞生了一颗冉冉上升的璀璨新星——敦煌学。与安阳殷墟甲骨、居延汉晋简册、明清大库档案相比较而言，敦煌文献具有数量庞大、形式多样、跨越时间长、使用语言多、内容丰富、史料翔实等几大特点，具有极高的文物珍藏价值和文献研究价值，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第一章 忧愤无奈的劫难 ——敦煌文献的再现与流散

如果说藏经洞的开启有点戏剧性，那么，敦煌文献的流散无疑是一出让中国人深感困苦无奈的悲剧。

石破天惊：佛窟秘宝重现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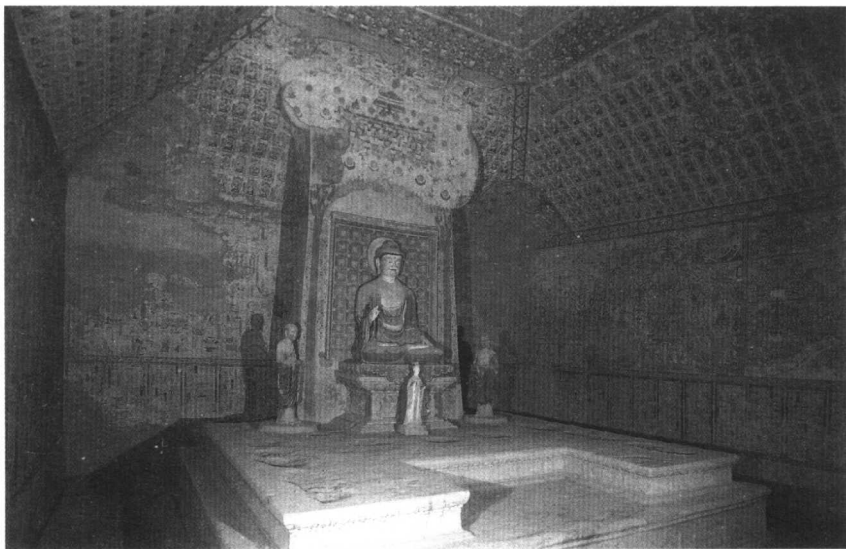
藏经洞的开启恰与八国联军攻打圆明园同时。

清朝末年，湖北麻城人王圆箴(1849~1931年)从肃州(今甘肃酒泉)巡防营退役。他无衣无食，又没有什么谋生的本事，着实吃了不少苦。好在他精明顽强，对道教又挺有好感，便很快在酒泉出家当了道士，取法号为“道真”。

王道士文化水平不高，道教知识也很有限，出家后依旧四处化缘漂泊，



世界上最大的石窟群——敦煌莫高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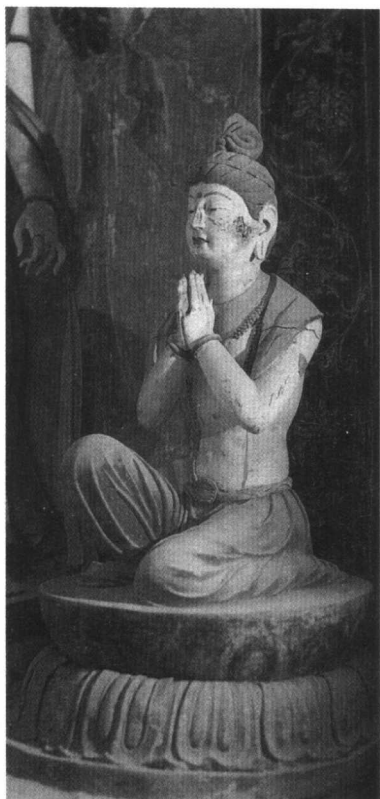
莫高窟第98窟



初唐时期塑造的弥勒佛像
莫高窟第96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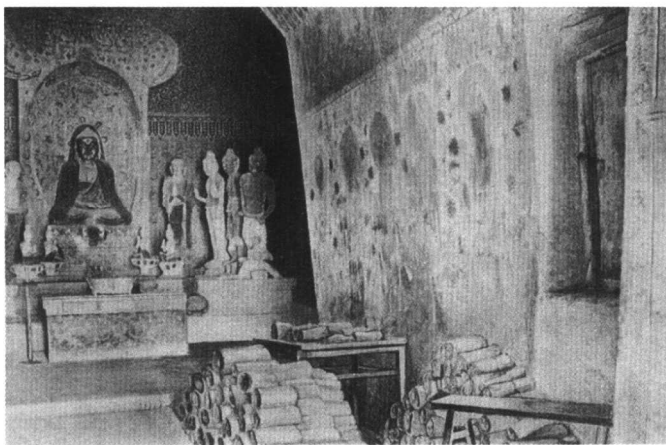
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前后来到了佛门圣地莫高窟。面对这里生动感人的神佛塑像和金碧辉煌的宗教壁画，王道士突然生出虔诚的信敬心，认定此处是栖鹤伏龙之所，立志要在佛窟中光大道教。

于是，王道士在位于莫高窟南区北段的、今敦煌研究院编号为第16窟的东侧建起了太清宫道观（即今下寺），开始认认真真地传道募化。那时敦煌民间佛道不分，常常混同信奉，王圆箓又能说会道，远比当地不精汉语的红教喇嘛更能接近俗人。因而他到敦煌不久便聚集起了一大批信徒，香火很盛。王道士便开始用募化来的钱在莫高窟“广修功德”：雇人在窟内抄写道经，将某些佛像改塑为道教灵官，打通洞窟之间的隔墙，为登窟巡礼的善男



飞天 初唐 莫高窟第321窟

供养菩萨 盛唐 莫高窟第384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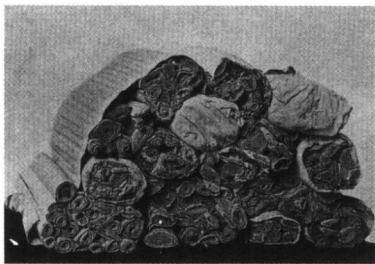


今敦煌研究院编号莫高窟第16窟及堆积于藏经洞口的部分敦煌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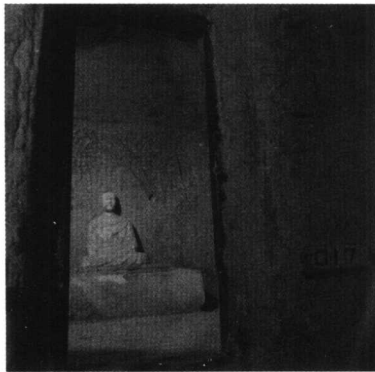
信女修建通道，清理底层洞窟内的积沙，等等，干得十分起劲。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清晨，一个在第16窟干活的雇工杨某工间休息时，用芨芨草引火点燃了一支旱烟，然后随手将燃剩的草茎插进了16窟甬道北壁的裂缝，谁知这根长长的芨芨草却被轻而易举地全部插了进去。杨某急忙敲敲墙壁，回应的声音空洞沉闷，里面似乎是空的！他赶紧神秘兮兮地将这一意外发现报告给了王道士。王道士沉着老到，吩咐他不要声张，一直等到当晚夜深人静时，才带着杨某悄悄挖开墙壁，找到并开启了密室的封口。这个密室就是后来震惊中外的今编第17窟藏经洞。

倾颓泥墙扬起的灰尘尚未落定，王道士便急不可耐地将头探了进去。借着手中昏暗的灯光，发现洞中堆积秘藏的不过是些故纸残画，根本不是他期盼的可以用来达成他修“功德”夙愿的金银财宝。他有些失望了。可是他哪里知道，这些文书画幡的价值远不是金银能够衡量的，乃是千载难得的无价珍宝！这就是泽被学林的以文书为主体的敦煌藏经洞文物！关于其中文书的数量，由于目前世界上各收藏机构和收藏者的公布与研究情况参差不齐，学者们虽作过多种统计，仍然无法确知准确数目。根据已经公布的大宗馆藏和有关收藏情况的报道推测估算，应当为五六万件左右。



包裹在经帙中的敦煌文献



今编第17窟即藏经洞的洞口



藏经洞中保存的彩色绢画《引路菩萨图》 法国集美博物馆第1765号藏品



藏经洞中保存的彩色绢画《引路菩萨图》 英国博物馆第46号藏品

王道士开启的第17窟的窟门仅高1.8米，宽0.8米~0.9米，洞窟内部东西长2.7米，南北宽2.8米，高2.5米，四壁向窟内略倾，容积不足20立方米。它原本是第16窟的一个耳室，开凿于晚唐，最初约为第16窟窟主、中晚唐时期的敦煌名僧洪晔坐禅修行的地方或寺庙的“廩室”（存放粮食的地方）。洪晔去世后便被改为他的影堂（纪念堂），并作了一番布置：在洞窟后部居中设立床座，座上端置洪晔塑像，并将其骨灰用纸和丝棉包好，置于塑像背部的一个小洞中，像后北壁则绘画枝叶相交的菩提双树及侍立树侧的比丘尼、近事女[即优婆夷，指亲近三宝、奉事如来、受三皈、持五戒的在家女子，与又称优婆塞的近事男相对]，窟室西壁镶嵌唐大中五年（851年）洪晔告身碑等。



近事女 莫高窟第17窟



藏经洞中保存的菩萨像幡
法国集美博物馆第2279号藏品

大约在11世纪时[关于藏经洞封闭的具体时间,学界已争论多年,迄今没有定论。今确知出自藏经洞的敦煌文献上自标的最晚纪年为北宋咸平五年,即公元1002年。由此推测,藏经洞可能封闭于1002年之后不久的某个时间。流散在国外的敦煌写卷中,还有一些较晚的资料,但我们目前还不能确定它们是否一定出自第17窟藏经洞],由于某种政治原因,或基于某些民俗习惯[关于藏经洞的封闭原因,学界也尚未形成一致意见。有学者认为是当地僧人将无用字纸废弃封销,也有学者认为是当时敦煌人出于对下列某一历史事件的担忧而采取的防患于未然的应



对措施：1006年于阗佛教王国灭于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喇王朝；1036年西夏占领敦煌；11世纪末伊斯兰教东传，喀喇王朝大肆毁坏佛教艺术品，等等。见方广钐：《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荣新江：《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阎文儒：《莫高窟的创建与藏经洞的开凿及其封闭》，载《文物》1980年第6期；殷晴：《敦煌藏经洞为什么要封闭》，载《文物》1979年第9期]，莫高窟的僧人把洪眈塑像移到了今编第362窟内，将第17窟改造成成了一个图书文物贮藏室，在窟内堆积码放了数万件佛经、道经、社会文书、绢画、纸画、香炉、法铎等经籍文物，然后封严洞口，在封闭处抹上了一层泥，并请人将第16窟全窟，特别是甬道北壁重绘了一层壁画，从而把封堵17窟的痕迹巧妙地遮掩了起来。

至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时，窟中文物安然保存了近900年，已经成为无价奇珍。可是愚昧无知的王道士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却浑然不知它们的真正价值，终于给宝藏带来了厄运。

丝路魔影：文物载籍星散异乡

1. 藏经洞发现文物消息的外传

面对宝藏，一心想化缘修“功德”的王道士完全不了解它的文化价值，却立即想到这堆东西可以换钱。他很快从中选出了一些精美的绢画和完整的写经，呈献给了当时的敦煌县令汪宗翰和驻扎在酒泉的安肃道道台兼兵备使满人廷栋等衙门要人。但是这些饱读诗书的“文人雅士”也没能认识到这些经籍文书的学术价值，而是和王道士一样将它们视为古董，一再转赠他人。敦煌文物作为一种书法艺术品在中国西北地区流传开来，藏经洞发现文物的消息也不胫而走。

转眼过了三年多。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最先得到藏经洞文物的县令汪宗翰，将几件藏经洞出土的唐碑拓片和绢画写经等送给了清末著名金石学家、当时正任甘肃学台的叶昌炽（1849~1917年）。这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一眼判明是唐物，在《缘督庐日记》中作了记录。怎奈极为可惜的是，这位最早重视敦煌文献的叶昌炽，因学台巡行的范围在肃州以东，没有亲自到莫高窟查看宝藏，未能认识到藏经洞文物的全部价值，从而没有采取什么实际有效的保护措施，终于与这些文物失之交臂，给自己和后人都留下了无法弥补的莫大遗憾。据说叶昌炽曾经将敦煌发现唐朝写经的消息上报，公元1904年，兰州的藩台衙门闻讯后责令汪宗翰派人对藏经洞经卷和画像作了一次简单调查，便决定原地照旧封存，交由王道士看管，并且还将调查的清单放在了王道士手中，为他日后监守自盗提供了方便条件。

另一个最先得到藏经洞文物的满人廷栋也在有意无意中传播消息，而且是直接传给了外国人。他将手中的几个经卷送给了曾任职于嘉峪关税务司的比利时人，此人后来于归国途中路过新疆，又将经卷转赠给满人长庚将军和道台潘某。莫高窟发现文物的消息随之流传到了新疆地区，再加上王道士偷出来让人估价求售的经籍在社会上流散，很快就引起了正在新疆中亚考察盗宝的外国探险家和考古学者的注意。这些被现代学者称为“丝路魔鬼”[[英] Peter Hopkirk 著，杨汉章译：《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的嗅觉灵敏的西方盗宝者可与我们的蹉跎着方步混日子的满清官吏大不相同，立即争先恐后地赶往敦煌骗劫宝物，致使这一宝藏的四分之三都流出了国门。

2. 大批敦煌文献的流散

第一个来敦煌大量骗购藏经洞文物的外国探险者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A. Stein, 1862~1943年），是一位地理学家和考古学家。他于1907年